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第二十回 送鮮花石時助宴 拾睡鞋裊煙擔憂

卻說秦珍和藕香喝完荷蘭水，卻好報說賽兒回來了。秦珍因喊道：「賽兒！」賽兒聽見，隔窗子應了一聲。進來，藕香見他手裡提著一盞西瓜燈，裡面點著蠟燭，因要來看時，卻是蕊珠鑲的那個兩隻獅子，竟像活的一般。因笑道：「這是蕊乾娘給你的麼？」賽兒道：「是呢。今兒園子裡才有趣呢。咱們大家都在洗翠亭喝酒，四面窗子開了，涼快的很。簾口掛了這四盞西瓜燈。美乾娘和麗乾娘又紮了十幾盞荷花燈，點了蠟燭，放在池子裡來來去去。引得那些魚都潑刺刺的跳著響，那真的荷花也開了好些。他們說後兒是寶叔叔的生日，就照今兒這個樣子玩一天呢。」藕香聽了道：「不是你說，我倒忘了，後是初四，是寶弟弟的小生日呢。你瞧，怎樣給他做做。」秦珍道：「也不用怎樣大舉動，近來老爺又怪要省錢。依我，不如封一百兩銀子過去，聽他自己辦去。愛哪樣玩，便哪樣罷了。」藕香說：「是。」因向賽兒道：「你爺剛找你拍曲子呢。」賽兒聽了高興道：「好！好！我剛在洗翠亭拍一隻《賞荷》來，大家都說好聽，才把這盞燈給我呢。小鵲，你把這盞燈掛好了。你吹笛子，我來唱呢。」小鵲答應著，便把那燈掛在保險燈下面。拿個矮凳子坐了吹笛子，秦珍擊著桌子當板。賽兒開口唱道：

強對南熏奏虞弦，

剛唱到弦字，那聲音便住了。因咳嗽一聲又唱道：

只覺指下餘音不似前。那些個流水共高山，

唱到兩句，那喉嚨真正提不起了。藕香笑道：「何苦來，現什麼世。」賽兒笑了笑，定要唱下去道：

只見滿眼風波惡，似離別當年懷水仙。

小鵲吹著笛，聽見他啞了，不禁嗤的一笑，便脫了板。賽兒跳起來道：「這個死喉嚨偏不爭氣。罷，罷，不唱罷。我來吹笛子，奶奶唱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今兒不利市，我也沒得嗓子。你爺剛唱了板一枝花，就像老貓聲似的。」秦珍聽著笑了道：「不唱罷，咱們呷杯酒睡罷。」銀雁聽見，忙去把日間秦珍帶回來的白玫瑰，開了一瓶進來。又裝了兩盆鮮荔枝和藕瓜蓮子等類。三人便坐下，一塊兒吃了。賽兒便自睡去，秦珍和藕香兩個用花露水洗了個澡，覺得遍體鬆爽，也便安寢。

次日已是初三，藕香派人去園子裡把洗翠亭鋪設起來。又把外面西花廳結了彩綢子，預備明日給寶珠請男客的。又封了些賞封，是二兩一個的。再把昨日秦珍吩咐的一百兩銀子，撿了兩個元寶，用盤子盛了，蓋著紅綢子，叫翠鶯送往天風樓寶珠處去。忙了半日，才空了一會兒。各房丫頭都來領洋扇子，藕香便叫大丫頭金雀和翠鳳，逐架的檢點發出去了。

忽沈順家的進來說：「葉府裡送女班子來伺候，遞手本來請安。」藕香點首說：「叫留在春聲館便了。」沈順家的答應著，又送上一個禮單。藕香接來看時，是葉冰山送的：平金百壽圖的大紅緞子圍屏一堂、玉如意一架、翠鬆紮的鶴鹿一對、兩個琉璃缸的文魚、一件刻絲紗的花衣、兩柄月扇、兩柄紈扇、四樽子酒。藕香看畢，便問：「可全收下了麼？」沈順家的道：「這不是來單，這是三爺把收下的物件，開這個單兒來，請奶奶開發的。」藕香約了約，也值得百兩銀子的禮物。便叫銀雁封的二十兩的使力，又二兩一個榮封交沈順家的拿出去了。一會兒又來說：「石師爺送四盆茉莉花來，給爺賞玩的。問奶奶可要抬進來。」藕香道：「便收進來，擺在廊下罷。」沈順家的答應出來，見大廳上歌滿了花擔子。許升和花農兩個在那裡忙著分派，見沈順家的出來，便道：「媽媽，大奶奶可叫抬進去麼？」沈順家的道：「奶奶收了，叫送上去。」花農便指了四盆，叫小廝們抬往西正院去。又指了八盆，叫送東府裡去。沈順家的笑道：「石師爺倒好癖呢，買這許多來幹什麼。」許升笑道：「還分不了呢。東府裡去了八盆；南正院太太那裡去了四盆；大奶奶那裡四盆；三爺那裡也是四盆，這裡有了十六盆，還有四盆沒抬來呢。」沈順家的笑道：「照這樣，咱們府裡倒好開花園子呢。」剛說著，裡面喊沈順家的，沈順家的便應著進去了。

這裡花園子裡又抬了四盆來，花農便叫小廝們抬著，領進園子來。因問管園的道：「咱們爺可在洗翠亭麼？」那管園的道：「光景總在那裡玩。」花農因領著八個小廝，抬著花盆子，往假山洞裡穿過。剛走到石橋上，忽一陣風來，從天上吹下一派的鼓樂聲和些笑聲。抬頭看時，原來那山上的天風樓高出雲際，陽光照著那泥金匾額閃閃燦燦的看不明白。見四面都開了窗子，簾子下隱隱有些人影兒。便打諳寶珠在天風樓，和那剛送來的女班子吹唱。因笑道：「你們瞧，咱們爺倒樂得和神仙似的，這會子都管不在洗翠亭了。你們把這盆子歇下來，在這裡等，讓我去問要擺在哪塊兒的。省得回來又像螞蟻搬窠頭似的，扛來扛去，扛個不了。」那些小廝們，便都歇下了擔子，坐在橋欄上等著。

花農便迎著風一溜煙的跑過橋去，到洗翠亭一張，見滿亭子擺的珠蘭茉莉。亭裡面打掃的乾乾淨淨，卻沒用一點兒紅色披墊。卻是光禿禿的磁墩子和雲石的桌椅。炕上面，兩邊擺著兩個紅木高架子，架著一對滾圓的玻璃球兒。裡面養著金魚兒，多有五六寸長，一上一下的游著好玩。花農見四下沒人便伸手去捉了一個，想藏在懷裡又怕死了，便忍著心痛仍放在缸裡，卻不道因天色熱手心火燙的，那魚放在水裡便不沉下去。那肚子朝著天一動也不會動了。

花農急了，想撈起來甩到池子裡去。猛回頭見一個人打後面來了，便一溜煙跑出亭子，往綠雲深處繞過向天風樓來。剛走到山坡，見裊煙迎面走來。花農便站住陪笑道：「姐姐往哪兒去？爺敢是在天風樓麼？」裊煙道：「剛下來，在這邊夕陽紅半樓蕊小姐那裡。你有什麼事兒回？」花農便說了。裊煙道：「那你站著，我去問來。此地現在到處都是小姐們做了住屋，你還照先那模樣亂闖著，回來可不要吃了嘴巴子，還沒處哭去呢。」花農道：「是。姐姐講的是，足見姐姐疼我。我這會子站著伺候，回來我拿茉莉花朵兒孝敬你。」裊煙笑了笑，也不多說，便倒轉去了。花農在循山游廊上坐了會兒，見裊煙來了，忙站起來，笑迎上去道：「姐姐，爺怎麼說？」裊煙道：「爺叫送太太那裡去。」花農道：「太太那裡有的送去了。」裊煙道：「那麼著，你擺在洗翠亭廊下便了。爺說喊你去謝石師爺。」

花農應諾，便一氣走下山來。到洗翠亭廊下先看了地窩，再跑去喊小廝們抬了過來，一字兒的擺下。剛排好，見那邊橋上，裊煙和春妍兩個將著手兒，飄飄逸逸的說笑著走來。到亭子廊下，見花農已將花盆子擺好了，便同著過來看。春妍因道：「這茉莉花兒，倒開的比那些旺呢。」花農笑道：「我送進來的東西，哪有壞的呢。你瞧這幾盆花兒擺在這裡，連這個亭子也換了樣兒了。你們瞧，不像個水晶宮嗎？」裊煙嗤的一笑道：「是呢，前兒聽說這水晶宮裡還爬著一個龜將軍呢，吃爺打了一頓。」花農紅了臉道：「這兒不是爺明兒要做生日的嗎，我回來告訴了爺，怕不擰你這紅紅的小嘴兒。」裊煙聽了，便拿帕子來豁他的臉，花農忙笑著逃去了。

裊煙也不追趕，便同春妍進亭子來。偶然見玻璃缸裡的魚余起了一個，肚子朝著天。春妍忙喚裊煙看道：「這個魚怎麼了？」裊煙把扇柄兒撥了一撥，那魚翻了個身仍舊朝天了。因罵道：「這魚定是花農攪死的。回來咱們那一個見了，又要跳斷了腿條子呢。」春妍笑道：「你們那一個是誰？」裊煙紅了臉道：「啐！你還問我呢，我往常不問你也便罷了。」

剛說著，見海棠和愛兒捧了一包子披墊進來。裊煙道：「你們在哪裡逛，到這會子才來。」海棠道：「多是爺嚇，頭裡檢了一堂平金大紅的單披兒，又說嫌俗很了。再叫換洋紅堆花的，去換了來又說不好。這會子又換了這個湖色刻絲的來才對哪！說叫你們好好的套上了，不要攪攪了。」裊煙接了，便和春妍兩個，把一應椅子、磁墩子都套了套子。春妍一面套著，一面道：「這位爺也太多事，這大熱的天，涼冰冰的磁石墩子不要坐，還要罩這套子上去。」裊煙也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你瞧著明兒略坐一坐，又要教人去了他呢。」海棠笑道：「爺說，這冰冷的椅子，只能像我這樣，坐坐還不打緊，姊姊們是坐不得的，所以要用這個套子。」說著大家都覺好笑。一時套齊了。四個人便一串兒手將手的往石橋上走回來。

忽裊煙放了手道：「哎嚇，險些兒忘了。你們先走，我去轉一轉來。」春妍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裊煙道：「那個魚也剛才忘記去

了他，我去丟了池子裡來。」說著，便獨自回轉來到亭子裡。把那個魚撈在手裡，忙拋在池子裡，看他還余著不沉下去。裊煙一面看著魚，一面用帕子揩手，揩乾了便拿帕子去抹臉。猛覺得一股腥羶氣，熏得要嘔了。再聞一聞連手上都有了，原來這金魚是最腥氣的。裊煙暗暗好恨，便把那帕子也撈在池子裡。再到池邊去淨了手，向衣角上揩乾。剛要走，忽荷花叢裡飛出一隻白鷺，把那個死魚一口擒著，拍拍的飛向水流雲在堂那邊去了。

裊煙便站起來，信步走石橋上去。剛到綠雲深處門首，覺得腳底下踹著一件軟軟的東西。低下頭去看時，卻是一個手帕子裹著不知什麼。因拾起來看那帕子，已踹的都是泥了。便提著指尖兒抖開來看裡面，卻裹著一隻小小的軟底紅睡鞋兒。心裡跳了一下，見四下沒人，再細看腳寸卻還不到三寸，是扯弓頭的，那鞋底兒竟不過二寸光景。因滿肚想轉道：「咱們府裡除了婉小姐再沒有這樣的小腳寸兒。光景定是咱們這位爺和婉小姐玩，故意藏過他一隻，卻不道掉在這裡。幸而是我拾了，倘然被小廝們拾了去，成什麼話！」想著便暗暗埋怨，忽又轉念便滿臉飛紅起來。將那鞋兒仍將帕子裹了揣在懷裡，慢慢的走回天風樓來。

寶珠卻出去和石時談天去了，便一個兒坐著納悶。又把那鞋兒拿出看了一看，藏在自己枕頭底下。心裡又七上八落狐疑著，當是寶珠和婉香有了什麼事情。不知這鞋兒究竟是誰的，且看下回有分教。正是：

分明鸚鵡多防到，不是鴛鴦暗贈來。